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八回 尹夫人囚車被劫

詩曰： 誥命遭讒學楚囚，艱難險阻備嘗休。誰知轉禍因為福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話說趙興與兄弟兩個，爭先落後，趕到城門，已是天晚難進。遂稱有機密事報知。城上人問明來歷，放進來，就向衙門通信。撫院立差守備帶領二名百總，五十營兵，同趙興兄弟到店中擒拿欽犯。

守備如飛出了衙，身騎快馬把鞭加。營兵五十齊隨後，引道的，就是貪財兩店家。雪地飛行前面走，全不怕，朔風吹得濕梨花。須臾已到招商店，兵卒紛紛亂似麻。圍住店門齊叫捉，裡邊小二暗驚訝。霎時間，人聲嘈雜燈球亮，戰兢兢，出看方知捉少華。

話說店小二開門一見，就知拿捉少華。慌忙彎腰背趕將出來。哭喊道：爺們早來才好，這時候他已走了，還捉些甚麼？趙興趙盛亂叫道：怎麼說少華走了呀？

小二悲呼實可憐，果然欽犯勇非凡。東翁一出招商店，他就知風不肯安。剛要開門朝外走，我聽響動就相攔。誰知獨自難支架，背上腰間著了拳。眼看他們逃出去，著傷昏暈不能言。遲延方始呼同伴，無影無蹤捉也難。只有行囊還在此，分明投向正東邊。趙興趙盛聞其語，魄散魂飛變了顏。亂亂哄哄稱不好，這番報信枉徒然。眾兵暴跳如雷吼，為什麼，誣騙人家冒雪天。爾等就該先捉住，何須報信入城間。人財兩失空勞碌，教爺們，冒衝雪風遍體寒。百總叫拿行李看，趙興趙盛急忙搬。果然兩付行囊在，始信其言不錯傳。吩咐迫向東路走，快拿欽犯莫遲延。一聲令下回人馬，火把燈球照滿天。竟把虛言為實語，從東追趕不遲延。直走到，燈消火把天將曉。還不見，避難逃災主僕顏。只得回城相覆命，一場追捉又徒然。撫台大怒心中急，欽犯如何當等閒。密遣兵丁和武士，挨家逐戶問情端。不談緊急迫拿事，且表貪財兄弟緣。一見少華逃去了，心慌意亂面無顏。聞知兵馬回城去，就曉無功捉不還。便把行囊分一半，各人拿入臥房中。東家鮑氏心嗟歎，如此家人自得安。不是奴家私縱放，少華公子命難全。願他一路無災異，且到襄陽府裡邊。若得留傳皇甫姓，也不枉，這番相救用心田。住談趙姓招商店，且說熊家次日緣。友鶴早晨梳洗畢，更衣便到外廳前。傳呼門上來階下，假作生嗔啟口言。

嗯！張勤，你好大膽。昨夜借宿的就是我在京交契的好友，那老者卻是呂爺的家人。只為與彼同宗，故此暫稱叔姪。既是遠來客人，又被劫去行李，少不得相留在此。如若爾等再加簡慢，我當重責不饒。

張勤見說應連聲，恩主寬宏恕小人。委實不知爺好友，少時請罪到書林。英雄見說心中喜，傳請書房借宿人。公子呂忠同出外，小孟嘗，含歡把手下階迎。入廳見禮深深揖，熊浩欣然啟口雲。兄在皇都同會面，年來相別到如今。幸虧良友逢金面，免使相疏不得親。劫去行囊非大事，不須報縣去追尋。從今就在我家住，床帳鋪陳皆現成。四季衣衫堪與共，三餐茶飯可調停。兄如不棄吾輕慢，可住三年及五春。未識君家同願否，似這樣，朝風暮雪也難行。倘然果肯成交契，今日廳前結拜盟。公子聞言心大喜，慌忙接口謝隆情。感兄猶記京中事，雪地當留在府門。原欲今朝相告別，荷蒙垂念客途人。恩兄如此慰勸意，弟更何須作遠行。淡飯粗茶心足矣，敢當朝夕費清心。英雄見愛願從命，慚愧庸愚不足親。熊浩欣然稱豈敢，登時香燭供當廳。絨氈鋪地成全禮，紙馬飛來立大盟。此日此時同結拜，他年他月永難更。熊君廿一稱兄長，皇甫方才十五春。年月日時俱寫畢，染血為盟兩意真。如有一人忘患難，死於刀劍陣亡身。英雄禮罷抬身起，熊浩呼童請內人。既已拜盟為叔嫂，不須迴避快登廳。家丁答應忙相請，徐氏賢娘出錦屏。家丁女鬟隨在後，端莊容貌淡輕盈。妝來雅素無妖態，步處從容少■聲。羅緞襖裘金線滾，紫氈裙子鳳跬行。面無脂粉微微瘦，目少精神款款睜。腰覺寬時因帶孕，性如靜處不生情。端然步出高廳上，萬福低將叔叔稱。公子一觀心暗想，熊家嫂嫂欠娉婷。萬分不及熊兄貌，猶是良人勝細君。君子重賢無愛色，因而家道得長興。少華行禮呼賢嫂，打擾尊府心不寧。惟願視如親手足，恩兄恩嫂善看承。遠鄉流落蒙憐憫，深感熊門莫大恩。娘子低頭稱不敢，妾身何德更何能。寒家簡慢休相棄，寬住平江且待春。愚嫂不才防失禮，諸祈見諒感深情。賢娘禮罷方回後，分派廚司設酒樽。結義弟兄齊登席，清談雅酌到更深。夜來安歇西書院，老僕相陪不冷清。自此朝朝無懼怯，從今日日得安寧。好衣美食都完備，這都是，娘子賢良夫有名。藏住少華全不露，竟將陌路當親人。熊君移在書房住，朋友投機撇細君。剪燭談兵橫寶劍，圍爐賞雪舉金杯。時常不入蘭房戶，每日相陪書院人。娘子只因身有孕，清閒安靜正如心。不惟自己循規矩，陪敬夫君是俊英。熊浩夫妻無簡慢，少華公子得棲身。雖然良友情如此，轉憶慈親痛不勝。月照書窗心耿耿，花開晚院夜沉沉。恨不飛身隨母姊，愧無大力救嚴親。邯鄲傷夢朝鮮國，魂魄相隨燕北京。淒淒慘慘神氣短，悲悲切切淚痕深。幾番狼狽將成病，一陣傷心便發昏。幸得熊君常作伴，百般安慰勸開心。少華只得權依勸，讀了兵書又讀文。可惜奇才無處用，只落得，埋名隱姓過光陰。住談公子留熊府，且表夫人上帝京。兵部差官親解送，四員乾總共隨行。囚車蕩蕩登途路，犯婦淒淒受苦辛。淡飯粗肴隨意用，縞衣素服順時行。千行血淚從無斷，滿腹沉冤不得明。啊唷皇天呀，善門何事受奇冤，今日囚車上北燕。解到京中無別事，只不過，一刀一個喪黃泉。可憐母女心傷感，受這風霜更不安。這日馳驅行得快，來到了，溫州地面近高山。眼前一片崎嶇路，怪石蒼松不記年。月色已斜明慘慘，煙雲初起黑漫漫。層層盤道狐狸走，疊疊疏林鳥鳴喧。卻是吹台山腳下，囚車要過十分難。正然打點扒山過，一棒鑼聲響應聲。但見那，銅鑼一響馬蹄開，滾滾鑿鈴動地來。頭目一名前面走，嘍囉數十後邊排。刀槍密密威風重，人馬紛紛殺氣來。走出吹台山腳下，一聲大叫震懸岩。

嗯！前面的慢走，留下買路錢來！

放開劣馬就揚刀，攔住前邊不放饒。押解官員心大駭，說聲不好縱鞍轡。喝聲強賊休無法，我是欽差近聖朝。爾等若然無道理，天兵征剿罪難逃。那員頭目心中怒，勒馬睜睛仔細瞧。一見囚中雙母女，重重喜色上眉梢。

啊唷妙呀，這倒有些意思，奪下囚車便了。

中年婦女也端莊，翠鬢如裁俏面顏。可愛多嬌年少女，真是個，天姿國色世無雙。某家得個中年婦，願以佳人獻大王。今日巡風來得好，做一個，洞房花燭好風光。一邊喊叫哈哈笑，吩咐嘍囉快逞強。幾座囚車都劫下，回山討賞吃黃湯。一般響馬齊聲應，搶劫囚車慌更忙。頭目提刀朝下砍，欽差只得把鞭揚。手無利刀難招架，血染刀鋒一命亡。護送官兵齊喊吶，隨行千總共彷徨。腰刀亂砍明如水，戰馬齊催猛似狼。大喝強人休動手，欽差撞殺罪難當。吹台草寇施英勇，千總諸員帶了傷。血濺層層真可歎，屍橫曲徑實堪傷。敗兵幾個無投奔，撇下囚車走得忙。頭目一觀稱不好，如飛撒下山岡。這番放走殘兵卒，惹動天兵沒主張。且說且行忙拔步，弓弦響亮走飛蝗。數名兵卒俱皆死，頭目回騎看細詳。只見那，嘍囉踴躍稱神武，下馬揮刀喊似雷。幾輛囚車都打破，內中現出二蛾眉。尹氏夫人魂魄散，長華小姐淚珠垂。渾身鐵鎖紛紛落，手脚放鬆好作為。大眾強人朝上走，一個個，牽衣扯袖笑容堆。夫人一見重重怒，含淚悲呼皺柳眉。

！山林的草寇，少得狂為，俺本一品夫人，豈被你玷辱！

言完不覺放悲啼，扯著多嬌要跳溪。僕婦丫頭齊喊叫，上前拖住後邊衣。夫人小姐休如此，保重身軀莫跳溪。解到京中都是死，不如就會大王爺。若蒙留在山中住，也免刀頭喪此身。頭目一觀呼不好，今日功勞化作虛。大眾強人齊並力，上前攔住笑微微。

話說吹台山頭目單洪，當下把夫人小姐推在一處。喝令嘍囉殺死一班男僕，將那些丫鬟僕婦各自領去為妻。眾人亂喊道：將爺，爾好生不公，把這殘花敗柳分下我們，留下國色天姿的自家受用。單洪喝道：大眾的嘍囉，這個女娘要獻上大王爺的，怎說某家獨佔？還不快些領他們下去。

一般嘍囉不多言，亂亂紛紛趕上前。才見一人拖僕婦，又觀幾個抱丫鬟。各人自去尋花柳，不管夫人小姐緣。頭目欣然忙上

馬，親推小姐轉山巔。長華想要施武藝，寸鐵全然不在前。意欲暗施玄女法，誰知失卻那真言。只因一路心悲切，忘卻神書念不全。無可奈何尋別計，淚如雨下闔心慘。

啊唷皇天呀，使我怎生區處？

夢游聖廟拜金容，玄女娘娘恩德隆。傳授神書和妙法，令奴習學在胸中。誰知今日逢強寇，忘卻真言氣力窮。如若娘兒同盡命，辜負了，少華臨別托重重。不如且到高山裡，看個機關展展胸。奴若不，手刺大王行此事，從今何必作英雄。願能占任溫州地，他日招兵好立功。小姐心中存主意，登時殺氣鎖眉峰。單洪大悅忙催馬，得意洋洋要請功。轉過分金亭子外，已臨聚義正廳中。叩頭稟上巡風事，特獻佳人伴主公。留下囚中雙母女，其餘分散不須窮。中年之婦由恩賜，美貌裙釵請敕封。願大王，翡翠衾中偕鳳侶；願大王，芙蓉帳裡醉春風。今朝一納夫人後，積玉堆金不脫空。頭目言完連打拱，少年寨主笑溶溶。

啊唷妙呀，多謝將軍的美意了。如此說來，爾娶她之母，我娶她之女，孤家倒要叫爾為泰山了。且令進來看看，她做得起押寨夫人麼？

叫聲傳入女婢娟，擁進高山大寨間。但見外邊人接應，推進了，中年少艾兩紅顏。這一個，雲鬢花容年正少；那一個，縞衣素服貌偏妍。入廳不跪齊端立，怒氣衝空不肯宣。寨主看完心暗贊，好一個，龍姿鳳表女紅顏。細觀此女非凡相，真正是，有福之人貴自然。想罷欠身微出座，春風滿面口開言。

嗯！爾們母女因何犯罪，經過此山？既見孤家，從直說明緣故。

被擒母女見追求，不覺傷心痛淚流。未答言時先舉目，看一看，山中寨主怎來由。但見他，黃金鎧甲身中掛，紮額平分龍兩條。金線細盤紅箭袖，征衣輕罩錦雲袍。粉底烏靴斜踹足，瓊田寶帶半垂腰。左邊暗佩青鋒劍，有首明懸金背刀。結束鮮明奇打扮，生成英偉美丰標。桃花嬌面生紅暈，柳葉長眉露翠微。眼映秋波橫俊俏，鼻懸玉膽倚瓊瑤。朱唇一點櫻桃小，粉頰雙合顏色嬌。端坐虎皮交椅上，分明是，待時而動一英豪。夫人看罷山中客，不覺驚疑三兩遭。

啊唷奇哉！如何當時英雄，竟伏於草莽？

看他如此美丰神，豈是根基在綠林。不但生成豪傑貌，更兼還有帝王形。莫非元運應該絕，正出興亡定霸人。我想適才頭目語，要將吾女獻成婚。今觀這位山中主，配得我，親生嬌女膝前人。想當初，長華落草多佳兆，滿室香風仙樂鳴。況復生成如後貌，參差猶是未聯婚。今朝山寨逢英傑，莫是姻緣在此人。他若果然成好事，妾身只得就應承。招兵買馬君山寨，有一日，圍困燕京討佞臣。若得報仇和雪恨，那時解甲順明君。仗著我，女兒女婿雙英俊，做個經天緯地人。尹氏夫人思此事，心中死念退三分。秋波不覺淚紛紛，向上含悲叫寨尊。妾本尹家門內女，雲南總督一夫人。丈夫征伐朝鮮國，困陷番兵不轉京。只為奸臣行毒計，陷人為叛奏朝廷。當今幼主無分曉，拿解全家問典刑。路過吹台山一座，便遭相劫入深林。若蒙好漢留仁義，母女深沾活命恩。年少寨尊聞此言，一聲嗟歎淚淋淋。

咳，傷哉！我亦被人陷害，故此潛入山中，不意夫人同遭此禍。